

## 民俗采风

## 大爷不是那个大爷

王锦远

方言,是声音的密码,它像一把神奇的钥匙,轻轻一转,就能打开记忆的大门。当熟悉的方言在耳边响起,那个绿树掩映的小山村、那条弯弯曲曲的小石街、那口方正光滑的老水井、那些儿时的小伙伴,仿佛就在眼前。无论走到哪里,哪怕是天涯海角,方言都是心中最柔软的牵挂,是家乡永远的印记。

“千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。”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语言和表达,即便看似是同样的语言和词汇,也有着不同的内涵或意蕴。比如牟平,虽然与海阳、福山等地相邻,方言却多有不同。

下面就举几个例子。

## 大爷不是那个大爷

在很多朋友的认知中,大爷是个尊称,意思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,每当见到这样的老者、长者或尊者,小字辈们一般都会以大爷相称,如:李大爷、张大爷、王大爷等。然而在牟平,准确地说是在老牟平人的心目中,大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爷,其本意是指大伯,也就是侄子称呼自己父亲的大哥为大爷。相应的,父亲的二哥则称为二大爷。这里的“爷”字与普通“爷”字发音相同,但在发音上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,重点强调的是“大”。也就是说,“大”字的首音适当拖长和响亮一点,而“爷”字的发音则相对短促和轻盈一点。

我父亲兄弟五个,父亲排行老小,因此我便有了四个大爷,分别是大大爷、二大爷、三大爷和四大爷。小时候,每年的大年初一,我们兄弟几个都要依次到四个大爷家里去拜年,回来后,每个人的布兜里总会装满各式各样、花花绿绿的糖果,令那些大爷少的小伙伴们眼馋不已。

## 大妈不是那个大妈

当下,大妈绝对是个热词,“出境率”极高,且屡屡搅动舆论场。如:广场舞大妈、炒股大妈、旅游大妈、购物大妈等,最知名的,当属北京的“朝阳大妈”。在一般人印象中,大妈是指五十岁以上至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女性。当年龄在二三十岁上的青年人与其在街头相遇,一般皆会称其为大妈或大姨等。

可是,在老牟平人的心目中,大妈的本意是指伯母的意思,即侄子称呼大爷(大伯)的

妻子为大妈,二伯的妻子为二妈,三伯的妻子为三妈,依此类推。

大妈的称呼与上面所述大爷的称呼在发音上又稍有不同。“大”字与“妈”字的地位平等,没有谁高谁低、谁长谁短之分,正常发音即可。我的四位大妈或伯母,虽然不是我的亲妈,但皆与亲妈一样可亲、可爱、可敬,在我小时候,她们都像亲妈一样给予我很多的关爱和温暖。

## 婆婆不是那个婆婆

前几天,在小区里散步,见两位白发苍苍,年约七旬的老太太聚在一起拉呱,其中一位体型干瘦的老太太,瘪着嘴高声大气地说道:“你说巧不巧是(发似字音)了,我婆妈和我婆婆竟然是同一天的生日。”听到这里,我一脸蒙圈,什么婆妈、婆婆,这不说的是同一个人吗?我又仔细瞅了瞅说话的那位瘦老太太,虽说长得有点老相,但从表情和神态上,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。可是为什么她却傻傻地分不清婆妈和婆婆呢?

几天后,我请教小区里的另外一位“老牟平”,才把藏在心中的问号给拉直了。原来在老牟平人的心目中,婆妈和婆婆不是一回事。婆妈是指丈夫的妈妈,即公公婆婆中的那个婆婆;而婆婆则指的是自己的奶奶,即爷爷奶奶中的奶奶。原来那位瘦老太太说的是自己的婆妈与自己的奶奶同一天过生日。

称呼自己的奶奶为婆婆,至今仍大有人在。尤其在牟平城以东的大窑、姜格庄、龙泉、莒格庄等乡镇,一些大人孩子至今仍亲切地这么叫着、呼着。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是,老牟平人不读 p ó p o(婆婆),而是念 b ó b o(伯伯)。如:我婆婆(伯伯)今年九十六岁啦!

## 兄弟不是那个兄弟

在《现代汉语大词典》中,兄是指哥哥,兄弟是指哥哥与弟弟。但在老牟平人心中,兄和兄弟皆指弟弟,且大多时候是指弟弟。如:我兄考上大学了;我兄弟明天结婚;我兄弟出国了……诸如此类,指的皆是我弟弟,而不是指我哥哥和我的哥哥与弟弟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在莱山镇党委工作,当时的党委书记李德沂有个口头禅,见了比他岁数小一点的客人、同

事、村支部书记和普通群众,他满腔热情、一视同仁,一口一个老兄、老兄或兄弟、兄弟地叫着。

一句热情的老兄或兄弟,令人倍感亲切,如沐春风。

## 家里不是那个家里

一提家里,很多人皆会认为是“自己的家里”。如我家里有个孩子,我家里有个老母亲,我家里进了水了等等。但在牟平,特别是在农村,家里专指妻子或夫人。如,丈夫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妻子时,会很自然地说道:“这是我家里。”这个“里”字的发音一般要适当长一点,且带点儿化音。这是我家里儿,意思是“这是我的妻子或我的太太”。

## 外头不是那个外头

知道了家里的意思,外头的意思很多人也能猜个七八。对!就是丈夫的意思。

当妻子称自己的丈夫是外头时,一般是向他人解释或说明什么,且是丈夫不在场时的用语。如:与邻里拉呱:我外头夜里头晌去烟台了。意思是我丈夫昨天上午去烟台了。当丈夫不在家,外人来找丈夫时,妻子便会脱口而出:“我外头上山了。”意思是我丈夫上山干农活去了。

与家里的称呼相同的是,在妻子称呼外头时,一般也会带点儿话音,即外头儿。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,家里和外头这两个称呼分别为丈夫或妻子专用,他人不可乱用。也就是说,只有妻子才可以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外头儿,同样,也只有丈夫才可以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家里儿。如果他人称别人的妻子为我家儿,那麻烦可就大了,弄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。

其实,不管是“家里”,还是“外头”,这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,反映了那时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。如今,只有从七十岁以上的老牟平人的口中,才能偶尔听到一句半句“家里儿”和“外头儿”,而在大多数牟平人的口中,已很难听到此类带有深深历史印记的用语。

“家里儿”“外头儿”“当家的(指丈夫)”“孩子他妈(指妻子)”“老的儿(指上了年纪的父母)”等等诸如此类的方言,已与那个产生它的时代一起渐行渐远,逐渐消亡。这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,也是语言或方言演变发展的自然规律。

## 打柸

王兆贵

在朋友圈里看到一段短视频,画面的背景是野外:一名外国小伙,将一截两头尖的短木棒放在平地上,手持长木棍击打短木棒的一端,当短木棒翻着头跳起来时,再将其挥打向更高更远的地方。

嗨,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打柸[g á]游戏吗?这个游戏在过去很常见,全国都有玩的,否则,字典上就不会有这个“柸”字。但是,外国小伙是从中国学的,还是其本国就有,我没做考证,因此不敢妄称这是中国独有。

“柸”字很形象,两头小,中间大。作为民间玩具,柸的制作也很简单。找一截相对坚硬的木头,用剃胡林(高粱)穗的刻刀,削成两头尖,木棒就成了。如果邻居有木匠,请他用旋刻工具帮你制作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然后再选一根笔直、光滑且韧性好的长木棍,就可以上街玩了。

玩柸,先将柸摆到画好格子的平地上,用一根长木

棍敲击柸的一端,它就会翻着头跳到半空。柸降落的过程中,玩家挥动长木棍猛地击中它。说时迟那时快,柸朝着正前方飞去,落到规定的范围内。临时“评委”会在落点做上标记。

一圈轮下来,参与游戏的小伙伴们,谁打得最远,谁就赢。这个游戏虽然好玩,但有一定风险,必须选在空旷无人的地段进行,以免伤到路人。观赛者也要与挥杆者保持一定的距离,做好自我保护。

打柸虽说是个简单普通的小游戏,不像打棒球、门球、高尔夫球那么时尚,那么有贵族范儿,但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。第一步,击打的部位要准,力道要适中;第二步,挥杆的时机要恰当。总之,要灵活运用杠杆原理,让柸击得蹦起来,飞到空中,降落到游戏者可控的视野内。击打不准或用力不当,柸是飞不起来的,或飞得很偏。

## 店村古墓群

于建章

在牟平区高陵镇店村村北的山脊上,有一处从东周至元明时期的古墓群,出土了部分高规格的青铜、玉、骨器。近日旧地重游,忆起当年亲历的一些往事。

那是在1998年的春天,店村村民在村北的山脊上修蓄水池,发现了一座古墓,里面有青铜器、玉等陪葬品,便立即向牟平文物管理所报告。时任所长张振波立即带领专家前来抢救性挖掘,发现这是一座东周时期的古墓。

我作为媒体人,一直密切关注着发掘进程。附近百姓反映,好多村民在自家的菜地里挖掘出小瓷罐,里面盛着黑黑的灰粉,怀疑是骨灰。文物部门调查后,发现了十多座古墓葬及灰坑。经碳测定,这些都是东周至元明时期的墓葬,百姓从地里挖出的罐装灰是人的骨灰。

经检测,这些都是明朝以前的,也就是说,胶东半岛在明朝以前就有了火化骨灰安葬法。

店村村北山脊上的这个古墓群保存较好,墓葬规格较

高,没有盗墓现象,文化内涵丰富,对研究胶东民俗、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挖掘古墓的同时,无意中又发现,这些墓葬叠压在岳石文化遗址之上,墓葬下面是典型的岳石文化遗址,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。古墓葬与文化遗址双料,这在我国的考古史上极为罕见。

文管所调查古墓之时,有人反映,一位村民挖水渠时,挖出一把古剑,并带回了家。文管所工作人员立即上门调查,对方拒不承认,不肯交还。无奈,文管所只得报警。通过耐心做工作,此人交出了宝剑。经专家鉴定,这是一把东周时期的青铜宝剑。

店村发现古墓群的消息传开后,附近百姓都来观看,笔者两次随文管所人员进入古墓现场,目睹了文物人员小心翼翼清理泥土,细心甄选文物的场景。

如今的店村遗址,是山东省政府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是这一方水土悠久历史的见证。